

生活點滴

■蒲繼剛

襄陽好風日

那一年去北京，在火車上碰到一個特別能侃的「侃爺」。這「侃爺」有四十多歲，一口北方口音，見人就熟，特別能侃，可以說是一個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九萬里；天上知一半，地下全知道的主。

他問我是哪裡的。當我知道我是襄陽（那時還叫襄樊）人時，就連忙說：「知道，知道，我去過。我在那裡做生意，住過一年多。我還有個朋友在那裡辦工廠。襄樊真是個好地方。如果要考慮從北京遷到別處，那是一個建新首都的最好地方。」我當時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，心裡真是大吃一驚。我連忙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他不慌不忙地說道：「那裡有漢江這麼好的一條江，水資源足夠了吧。那裡沃野千里，良田萬頃，糧食足夠了吧。那裡資源豐富，物產豐沛，又產小麥，又產水稻，芝麻、花生、棉花、玉米全都長得很好，可以滿足各種人的口味，南方、北方的人都適應，足夠了吧。那裡交通有陸路，四通八達；有水路，漢江如果開闢好了，相當於多瑙河的交通運力，還可以直接通往長江；有鐵路，漢丹鐵路、焦枝鐵路、襄渝鐵路在襄樊交匯；還有機場。襄樊自古就是交通要塞，素有『南船北馬，七省通衢』的說法，交通足夠了吧。那裡四季分明，但又是夏無酷暑，冬無嚴寒，氣候足夠可以了吧。最主要的是那裡又無大的自然災害，不在地震帶上，不會發洪水，又沒有泥石流，沒有風沙，安全足夠了吧。如果要是打仗，襄樊在中國的中心，又在中原一帶，很安全，仗打大了，還可以退到重慶、四川一帶。怎樣，如果要找一個建首都的新地方，到哪去找這樣的好地方。」

這「侃爺」太不得了啦，我心中真是從不屑到吃驚，到有點佩服他了，他真是比我這正宗的襄陽人知道得還多。我不甘心，又問道：「建首都，不光要考慮你前面說的那些，那文化呢？歷史呢？」那「侃爺」又不慌不忙地說道：「歷史，襄樊有2800多年的歷史。文化，襄樊的文化，尤其是楚文化相當出色。歷史上的襄樊文化人從戰國時期辭賦家宋玉；東晉史學家習鑿齒；南朝編纂家蕭統；唐代詩人孟浩然，北宋書畫家米芾，個個都是世界級的大師。還有伍子胥、劉秀、龐統、蒯越，哪個不是了不起的歷史名人？你說還愁什麼歷史、文化的底蘊。」

我想難倒他，就說道：「你說了襄樊這麼多的好，那襄樊的不好之處呢？」他想了想，接着說道：「缺點，襄樊還是有不少，說出來你這襄樊人可別生氣。」我說：「那當然不會生氣啦。不能正視缺點，還怎麼往前走。」「侃爺」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，又說道：「那依我看，襄樊是一流的自然資源；但是二、三流的管理水平。一些行政管理人員吃、拿、卡、要，尤其是對外地來經商、辦廠的人。還有襄樊人請客喝酒，非要把客人喝倒，喝趴下了，才覺得是盡了地主之誼，其實這是非常落後、粗鄙的做法。我就最怕襄樊人請我吃飯。至於文化、歷史，襄樊是非常深厚的，但襄樊的吃文化卻不怎麼樣，沒有什麼特點；沒有在全國叫得響的小吃，至於大菜，更是談不上……」

聽了這「侃爺」的一席話，我真是從心中佩服他了。雖然他的一些話也讓我這個襄陽人不舒服，但他對襄陽的評價，每句話都鞭辟入裡，入木三分，發人深省。是的，每次站在美麗的漢江邊，我都為上天恩賜於襄陽人這麼美麗、豐饒的一江之水，江兩岸肥沃、富饒的土地而驕傲，更以自己是一位襄陽人而自豪、欣慰。清初顧祖禹撰撰的《讀史方輿記》上是這樣記述襄陽的：「上流門戶，北通汝洛，西帶秦蜀，南遮湖廣，東瞰吳越。」「以天下言之，則重在襄陽……」自古以來，襄陽更是文人墨客，紛至沓來，吟詩作畫，流連忘返的地方。襄陽更是兵家、商家必爭之地。

但這璀璨的漢江明珠帶給我的不只是自豪、欣慰，還有苦澀、辛酸。比如說，在美麗的漢江上，一些人用電打魚，用炸藥炸魚，這種斷子絕孫、竭澤而漁的行為，卻多年得不到根絕。其實這件事不用想得太複雜、太高深，它就是人力、物力投入的不足，和管理的缺位。「襄陽好風日，留醉與山翁。」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詩人王維來到襄陽，望着這美麗醉人的景色，他不禁吟出了如此美妙的詩句，更想長久地留在這裡，與山翁一起同醉。一千多年後，襄陽人還能讓這好風景長留襄陽，讓遠道而來的人留在此地，永遠也不願離開麼？

■王江鵬

遙想故鄉黃花



油菜花在蜜蜂。網上圖片

惹惱了的蜜蜂狠狠地整上一口，這時，便會一大夥孩子噙噙噙噙地聚在一起商量對策。時常是聽從了大孩子的建議，尋一樹尚泛著青色的柿子，摘下一個來，咬掉小小的一塊，將留著齒印且淌著汁的柿子迅速地敷在被蜜蜂叮過處，這時才常常舒了一口氣來，彷彿在按規章操作完了這一切流程後，被整處便會減輕了許多疼痛似的。

待到周末與母親通電話時，和母親談及此事。母親笑著說道：「傻孩子，現在才幾月份？離油菜開花還有一個多月呢。」在和母親絮絮叨叨地嘮了許多家長裡短之後，掛了電話。一個人靜靜地漫步於夏日的星空下。原來，思鄉猶如一種病。一種悄悄地潛伏在你腦海深處的疾病。時不時的從腦海中冒出，一個個和故鄉有關的意象只是在提醒著托身他方的遊子，常回家看看。看看那兒的一草一木，以及關於故鄉的記憶。在舉頭仰望那滿天星斗時，還固執的念念不忘著故鄉，遙想著有關於童年的一切一切，遙想著故鄉遍地黃花。

了「脫軌」的想像色調。然而，無論外頭的人怎麼批評，莫內堅持繪畫到他去世的1926年為止。

1998年，在蘇富比拍賣行，莫內的一幅「睡蓮」創下一個天價紀錄，成交價格是1980萬英鎊。2002年6月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，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競投者以1350萬英鎊，買下莫內1908年創作的另一幅「睡蓮」。

旅遊歐洲時，在倫敦泰德美術館，看見莫內的巨幅「睡蓮」，內心的讚歎無法以言語形容，唯有在臨回國前，重搭地鐵，出來後再一次經過世紀橋，又走進泰德，面對「睡蓮」，坐一個上午。清涼的水氣緩緩從水波盪漾的蓮花池塘飄逸到寧靜的室內，在不朽的傳世巨作前留連至約好的上機場時間，才深深吸一口氣，再回頭看一眼，徐徐走到外頭，霧氣瀟灑的倫敦似乎更朦朧了。

《現代繪畫辭典》為莫內冠冕為「印象派中最印象派的畫家」，印象派另一位大師羅傑·塞尚，提到莫內時則說：「莫內呀，只不過是隻眼睛，但，美好的上帝，那是何等獨特的眼睛呀！」莫內有一雙超越他身處的時代的眼睛。只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的是，一個不能恢復正常視線的畫家，卻為未來的藝術空間開闢了全新的視覺世界。從前那些對莫內的作品惡意的攻擊和挑釁的批評，在今天已然顯示，發言的人是多麼地缺乏慧眼和保守閉塞，可能還懷著妒忌的心態。難怪冷靜的藝術創作者最喜歡說：「所有的爭辯都屬於多餘，還是讓作品自己說話吧。」

印尼巴里島有一個藝術館的館主蘇得惹尼卡「非常羨慕一個藝術家能夠活二次，人在世時活一次，死了，作品又活一次。」

其實藝術家何只活二次呢？誹謗、妒忌、輕忽、嘲笑、責難、攻擊、排擠，一切都成為過去，只有真正的藝術作品，是永恆不朽的。



莫內的作品《日本橋與睡蓮》。網上圖片

卦，這樣來表現天地萬物規律的道理，真是了不起的事。所以，每一卦，其實就代表著某一方面的狀況。這裡面，同樣包涵著多方面的內容與變化。所以，占得一卦，可以思考的內容很多。就像龍，龍在這裡也表現了客觀規律的變化。有時見龍在田，有時潛龍勿用。

今年龍年，祝福大家更有龍的精神，結合實際情況，做出更好的成績。

易經的《繫辭下傳》，生動地描述包義氏、神農氏的時候，這些傑出的領導人物，怎樣掌握天地客觀規律，而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地創新、改進。神農氏的時候，改善了耕作器具，發展了農業，於是產品多到可以進行交易：「日中為市，聚天下之貨」。這時人民的生活大大豐富了。

現在，人們掌握的知識和技術更多，因此，科學家們所思考的已不只是普通工具的製作，現在是想上天了。人類發射的衛星已經在宇宙間運行，人們想飛去探索那無窮的宇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衛星是今天人們製作的龍，這些龍還在不斷地向地球人類傳回宇宙的訊息。這些真實的龍，比人們以往想像的龍，神通廣大得多了。

龍年，人類精神上的龍，比過去任何時候的龍，都更神奇，更偉大，正在創造神奇的未來。

■吳羊壁

龍的精神

易經的第一卦，就出現「龍」。第一卦（乾卦）是這樣開始的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這一句帶哲理性的話，很受人們喜愛。這句話鼓勵人們自強不息，遵從天地之間的活動規律，這給人們帶來了十分正面的啟示。然後說到了龍，「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」

這裡說的「時乘六龍」：御天，施雲雨，說的是天地間正常的運行狀況。能夠掌握天地自然的規律行事，就能夠諸事順利了。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」，這就進入了「天行健」的狀態。

每一卦有六爻。（爻是構成《易》卦的基本符號，有陰與陽。陽爻是一橫畫，陰爻是中斷的一橫畫）。六爻的交錯，組成了六十四卦。

六十四卦每卦有爻辭。第一卦的開始，就是「潛龍勿用」，說到了龍。

「龍」在這裡，讓我們理解為天地間的正規規律吧。「潛龍勿用」，是天地運作的一種情況。在某種情況下，龍是在潛伏，聚蓄力量，暫不多動作。跟著

是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」，可以做一些事了。當然是遵從天地規律的。（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辯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君德也。這都是說符合規律的正面狀況。）「龍」在這裡，可以理解為掌握規律而作出的行為。龍也是有進要潛伏勿用，有時見龍在田，從事合時的活動。今年龍年，我們同樣是要努力按照客觀規律行事，這就能夠萬事順利。

《易經》，有六十四卦。人們愛占卦，有時也拿《易經》來作占卦之用。但是《易經》的六十四卦，其實是歸納世間萬事，取出六十四種類型，成為六十四卦。但《易經》不是簡單的占吉凶，你占得一卦，只是說你現在所處的狀況，正好是某一類型。每一類型都要看客觀實在情況，再好好發揮。

《易經·繫辭下傳》，敘述包義氏始作八卦的情形，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類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」包義氏的時候，還沒有文字，就靠眼觀天地萬物，歸納為若干基本的道理，用一陽一陰的兩橫劃，組成八卦，進而六十四

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」，中國古代的許由孤竹是提倡旅遊的人物。承傳下來，在祖國的大地上就出了輝映世界的山川名勝，古今壯觀。

如果從旅遊文學的角度考察，形成優良的傳統卻有悠遠紀錄的：從東晉、南北朝以迄宋元明清，歷代都出現了優美傑出的作品。追溯起來，我們可讀到陶淵明、王羲之、酈道元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范仲淹、蘇東坡，以至袁宏道、張岱……都以名文傳世。他們以文學修養之筆備盡寫景抒情之能事。試舉《蘭亭集序》、《岳陽樓記》兩文就已傳誦千載，王羲之的抒發人文哲理，范仲淹描寫洞庭湖及其政治家以民生家國為念的襟懷感人至深。不論從思想感情、文學技巧，都是優良的例證。

但是旅遊文學在歷史上卻有古今之別。古人出遊，因交通險阻，需負載糧食備用，卻也不能阻止他們尋幽探險的意趣。多數騷人墨客論遊之士，則重於抒寫懷抱。另一種的旅遊見於考證地域風俗文獻，各成一家之言，例如鄒道元寫的《水經注》、徐霞客的《徐霞客遊記》，也具有文學的特點，尤以

風貌，如泰山之雄偉、廬山之詭險、峨嵋之高涼、長江之浩蕩、黃河之渾茫、塞外之雪景、青藏之縹緲、雄關之勝概、中原的史迹……都提供了涉足登臨欣賞的條件，真是無遠弗屆，無處不到。就創造文化產業而言，這是豐富的資源，以「無煙工業」稱之可謂比擬得當。

值得注視的是，遠遊古人的華文旅遊文學形成的盛況，是視野廣大的，結合全球化的形勢，推動了與世界各國、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認知，對促進世界和平起了作用。但是華文的旅遊文學更應突顯特色的，例如抒寫故國之思，鄉土之戀，三情（親情、友情、族情）之抒發，對海外僑胞、華人是具有凝聚民族團結影響的。我認識一位美籍華人作家少君，近年以散文描述他遊歷所見所聞所感，洋溢對故國、鄉土、三情的感受，獲得很好的評價。

說到這裡，有關國際華文旅遊文學的創作，還應特別注意真實性、藝術性和人性的審美結合，才能更好地發揮以漢文為載體的文學功能，在世界文學之林獨樹一幟，不負祖國山川形勝的美譽。

豆棚閒話

談旅遊文學

■曾敏之

《水經注》描述三峽之奇險風光之深沉幽靜，以清麗的散文紀錄下來，成為傳世的名篇。自近代以還，由於科技的發展，給予旅遊的便利與樂趣，已大異於古代了。我們可以看到人文景觀、自然景觀呈現的風貌，如泰山之雄偉、廬山之詭險、峨嵋之高涼、長江之浩蕩、黃河之渾茫、塞外之雪景、青藏之縹緲、雄關之勝概、中原的史迹……都提供了涉足登臨欣賞的條件，真是無遠弗屆，無處不到。就創造文化產業而言，這是豐富的資源，以「無煙工業」稱之可謂比擬得當。